續資治通鑑/卷1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四 ◄

續資治通鑑
卷一百二十五

► 卷一百二十六

【宋紀一百二十五】起玄黓掩茂正月，盡十二月，凡一年。

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紹興十二年〈（金皇統二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壬寅，詔建國公瑗出外第，可依親賢宅。差提點官並都監。

右承奉郎、賜緋魚袋張宗元為右宣議郎、直秘閣。宗元，樞密使俊孫也。

俊自鎮江還朝，行府結局，乃乞罷機務，章四上，不許。時俊所部在建康，未有所付，俊薦本軍統制、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，乃以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。

己亥，金主獵于拉林河。

癸卯，樞密行府奏升開長縣為軍，割盱眙、招信兩縣隸之，仍於盱眙縣置榷場。

乙巳，金命伐高麗。

丁未，金主至自拉林河。

戊申，尚書省乞以岳飛獄案令刑部鏤板，遍牒諸路。

有進士智浹者，汾州人，知書，通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好直言，飛以賓客待之。飛初下吏，浹上書訟其冤，秦檜怒，並送大理；獄成，浹坐決杖，送袁州編管。

詔升安豐縣為安豐軍，以壽春、霍邱、六安三縣隸之。

壬子，顯謨閣學士、知洪州梁揚祖為尚書兵部侍郎。

金衍聖公孔璠薨，子拯襲。

二月，丁卯，金主如天開閣。

庚午，婉儀張氏薨，輟視朝二日，贈賢妃，葬城外延壽院。

初，建國公瑗之少也，育於妃所；及是吳婉儀收而並視之，與崇國公璩同處，雖一食必均焉。

甲戌，金賑熙河路。

丁丑，保慶軍節度使、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、進封普安郡王，時年十六。

王天性忠孝，自幼育宮闈，起居飲食，未嘗離膝下，帝尤所鍾愛。

己卯，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。

川陝宣諭使鄭剛中，左中大夫、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使參議官李觀，與金大使鎮國上將軍、沁南節度使烏淩阿贊謨、副使奉政大夫、行台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，置酒於百家村。

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將遣近上參議官從剛中至界首，約觀商議具奏，至是剛中、觀與閤門祗候、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，贊謨等亦以檄來，言：「奉都元帥府指揮，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，今欲自鳳州分界。」先二日，之寧至寶雞縣，與贊謨議相見之地，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，之寧曰：「 宣諭已過二里矣。二里在和尚原之

北。」議不諧而罷。剛中檄贊謨云：「元得指揮，只是商議，仍須取旨，即無便使交割之文。交割與商議，事理不同，未審今於何處分界？」贊謨回牒云：「陝西地界，即未指揮，須先商議，即無便交割之理。何處分界，亦候相見時計議。」

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，首謂「階、成、祐、鳳、商、秦六州當還上國。」剛中與論久之，贊謨曰：「階、成、祐、鳳倘未見還，當先還我商、秦二州，須以大散關為界。」剛中曰：「願示公文當奏取旨。」贊謨出檄，云：「已差交割官矣。」剛中持不可，贊謨曰：「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，何也？」剛中曰：「割地之旨朝下，兵晚退矣。」贊謨又欲遣人于大散關立界堠，剛中、觀不從，各上馬去。

世將具奏曰：「臣竊觀和尚原系商、秦州險地之要，並系川蜀緊要門戶，若為金人所占，委有利害。前已具奏，未准回降指揮，宜檢會詳酌，速降處分。薩裡乾等前年冬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原，本司遣兵捍禦，薩裡幹為見有備，不敢入險，復回長安。去年春，珠赫貝勒萬眾侵略商州地名洪門、芍藥等處，本司遣兵擊退。去年冬，薩裡幹欲復秦州，本司遣兵捍禦，薩裡幹相視秦州高險，城守嚴備，重兵在後，不敢進攻而退。可見和尚原、秦、商州三處，金人屢欲窺伺，終不得志。正系控扼川口必守之地，若為金人所占，利害至重，望賜詳酌。」辛卯，世將奉詔，令與剛中照吳玠、劉豫所管地界分畫。世將乃言：「秦州元不系吳玠地分，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；商州元不系吳玠所管地分，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；和尚原、方山原兩處，昨自建炎四年系吳玠創立山寨，原不系劉豫所管地分界至，今來合行保守；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訖。和尚原系川蜀緊要門戶，比之秦、商二州，所系利害尤重，臣已屢具論奏，請賜速降處分。」疏入，詔：「世將具兩奏，不同因依。」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，故有是命。

丙戌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保順軍承宣使、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，升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。元，韓世忠部曲也，至是代將世忠之軍，故擢之。

戊子，金皇子濟安生。金主年二十四，初舉子，喜甚，乃告廟，大赦。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，見行理索，候到並行釋罪；其職官、百姓、軍人，並許復故。

簽書樞密院何鑄、知閤門事曹勳進誓表于金。

表曰：「臣構言：今來畫疆，合以淮水中流為界，西有唐、鄧州，割屬上國。自鄧州西四十里並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，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，為敝邑沿邊州城。既蒙

恩造，許備藩方，世世子孫，謹守臣節。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，遣使稱賀不絕。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，自壬戌年為始，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是殛，墜命亡氏，踣其國家。臣今既進誓表，伏望上國蚤降誓詔，庶使敝邑永有憑焉。」

勳等見金主，首以太后為請。金主曰：「先朝業已如此，豈可輒改！」鑄伏地不言，勳再三懇請，金主命歸館。是晚，館伴耶律紹文、楊用修至館，傳金主命來晨上殿。金主乃許歸微宗、鄭后之喪及帝母韋氏，遣鑄等還。

初，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，金主聞其名，欲用為翰林直學士，皓力辭。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，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，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，作逃歸計。昉怒，遂換中京副留守，再降為承德郎、留司判官。趣行者屢矣，皓迄不就職。

己丑，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、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、權禮部侍郎陳桱並罷，坐討論典禮，並不詳具祖宗故事，專任己意，懷奸附麗故也。

辛卯，給事中、知貢舉程克俊等言：「博學宏詞科，右承務郎洪遵、敕賜進士出身沈介、右從政郎洪適並合格。」遵，適弟；介，德清人也。秦檜以所試製詞題進讀，帝曰：「是洪皓子邪？父在遠，子能自立，可與升擢差遣。」帝又言遵之文于三人中為勝，遂以遵為秘書省正字，介、適並為敕令所刪定官。自渡江以來，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。

是月，金改封蜀王劉豫為曹王。

三月，甲午朔，詔普安郡王朝朔望。庚子，樞密院編修官趙衛，大理寺直錢周材，並改合入官，為普安郡王府教授。

辛丑，金主還自天開殿。大雪。

壬寅，普安郡王出閤就外第，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。

丙午，金以都元帥宗弼為太傅。

丁未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定江軍節度使、御前統制田師中，升充殿前都虞候、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。

張俊力薦師中代掌岳飛軍。先數日，帝諭輔臣曰：「朕欲面委師中營田之事。倘區處得宜，地無遺利，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；軍賦既足，取不及民，則免催科之擾，輸送之費，可以少寬民力。若乃規其入以供公上，非朕所欲也。」既又賜師中銀帛萬匹兩為犒軍之費，至是特降制命之。

武安軍承宣使、御前統制、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，罷從軍。

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、雄武軍承宣使、御前統制關師古卒于建康府，贈昭化軍節度使，謚毅勇。

庚戌，權工部尚書莫將、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還行在。時金人遣李成以兵行境上，邊民驚擾。

辛亥，詔齊安郡王士祇建州居住。

御史中丞万俟卨，再論「士祇貪殘險忍，朋比奸邪。其初罷也，語人曰：『士卨于後宮有姻婭之契，而于陛下為近屬之尊。去闕之日，嘗蒙陛下賜銀千兩，又嘗密劄慰諭再三。』以示非久復用之意。又語人曰：『士祇嘗薦李綱相矣，嘗薦趙鼎相矣，嘗薦孫近執政矣。』今居衢州，賓客日盈其門，談論之間，無不詆訕時政。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，徒為虛文，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。」乃詔：「都省檢舉宗室干謁禁例行下，有犯令，御史臺、宗正司、按察官劾奏。」

甲寅，太常少卿施坰兼權禮部侍郎。

乙卯，帝御前殿，引試南省舉人何溥以下。是舉，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，凡解二百八人，而溫州所得四十有二，宰執子侄皆預焉。

丙辰，起復端明殿學士、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于仙人關。

世將疾，命官屬會軍馬、錢糧、鎧仗、文書等，召宣諭使鄭剛中至臥內，面授之。剛中辭以使事有指，不敢當。世將曰：「公以近臣出使，苟利國家，以意可否之，請命於朝可也。」

帝初欲擢世將以簽書樞密，訃聞，贈資政殿學士，恤典如執政。

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、圭寶、佩璲、玉冊來致冊命。

其冊曰：「皇帝若曰：諮爾宋康王趙構，不吊，天降喪於爾邦，亟瀆齊盟，自貽顛覆，俾爾越在江表，用勤我師旅，蓋十八年於茲。朕用震悼，斯民其何罪！今天其悔禍，誕誘爾衷，封奏押至，願身列於藩輔。今遣光祿大夫、左宣徽使劉筈持節冊命爾為帝，國號宋，世服臣職，永為屏翰。嗚呼！欽哉，其恭聽朕命！」筈，彥宗之子也。

戊午，修武郎、侍衛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。

金立子濟安為皇太子。

辛酉，秦檜等賀帝以皇太后有來期。

先是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，先報太后歸耗。帝諭檜曰：「皓身陷敵區，乃心王室，忠孝之節，久而不渝，誠可嘉尚。皓之二子並中詞科，亦其忠義之報也。」

是月，夏國地震，逾月不止，地裂泉湧，出黑沙。歲大饑，乃立井裡以分賑之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朔，少保、判紹興府、信安郡王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，保慶軍承宣使、知大宗正事士奔都大主管，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；參知政事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，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，江東轉運副使王晛提舉一行事務。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，乃命大理寺丞吳棫。

淮康軍承宣使、熙、河、蘭鞏路經略安撫使、節制利、閬州屯駐行營右護軍馬孫渥卒于興州。

丙寅，金以臣宋告中外。

丁卯，太常少卿施坰權尚書禮部侍郎。

戊辰，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、贈太師、雍國公韋愛臣為惠王，祖贈太師、安康郡王子華為德王。先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王，故有是命。

己巳，封婉儀吳氏為貴妃。

庚午，帝御射殿，引正奏名進士，唱名，有司定右通直郎、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熹第一，舉人陳誠之次之。秦檜引故事辭，乃降為第二人，特遷左朝奉郎、通判臨安府，賜五品服。自誠之以下，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。新科明法，得黃子淳一人而已。

金五鳳、重明等殿成。

辛未，帝御射殿，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第二百四十八人，武舉正奏名陳鄂等五人，特奏名潘璋等二人。是歲，始依在京舊制，分兩日唱名，自是以為例。

戊寅，吏部侍郎魏良臣為接伴使，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。

辛巳，知盱眙縣宋肇，言得泗州報，邢皇后已上仙。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。

甲申，起居舍人楊願，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，從之。

己丑，為大行皇后發喪，即顯肅皇后故几筵殿成服立重，不視朝。

詔升棗陽、盱眙縣為軍，廢天長軍為縣，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。

五月，癸巳朔，金主不視朝。

金主自去年荒於酒，與群臣飲，或繼以夜，宰相入諫，或飲以酒，曰：「知卿等意，明日當戒。」因復飲。

乙巳，軍器臨主薄沈該直秘閣、知盱眙軍，措置榷場之法。商人資百千以下者，十人為保，留其貨之半，赴泗州榷場博易，俟得北物，復易其半以往，大商悉拘之，以待北價之來。兩邊商人各處一廊，以貨呈主管官，牙人往來評議，毋得相見。每交易千錢，各收五厘息錢入官。其後又置場于光州棗陽、安豐軍花靨鎮，而金人亦于蔡、泗、唐、鄧、

秦、鞏、洮州、鳳翔府置場，凡棗陽諸場，皆以盱眙為准。

丙午，增築慈寧殿。

庚戌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后謚曰懿節。

辛亥，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請立別廟於太廟之內，從之。殿室三間，其南為櫺星門，不立齋舍、神廚，以地隘故也。

徽猷閣待制、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。

乙卯，詔：「禮部依舊制試教官，仍先納所業經義、詩各三首，會刑寺無過，下國子監看詳，禮部覆考，然後許試，附省試院兮兩場，非取士之歲，附吏部銓院，不限人數，以文理優長為合格。」

詔資政殿學士、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赴行在奏事。

時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等使還，宗弼因索億年及張中孚與杜充、字文虛中、張孝純、王進家屬，且送前觀文殿學士、東京留守孟庚、徽猷閣待制、前知陳州李正文、右迪功郎、前開封府推官畢良使還行在。正文，即正民也，避金主諱，改焉。

己未，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，請嚴禁之。帝謂宰執曰：「此必有大巫倡之，治巫則自止。」

辛酉，金主宴群臣于五雲樓。左丞完顏勖進酒，金主起立，宰臣曰：「至尊為臣下屢起，禮未安。」金主曰：「朕屈己待臣下，亦何害？」是日，盡醉而罷。

六月，甲子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：「奉詔，令待從、台諫、禮官赴尚書集議，梓宮既還，當修奉陵寢，或稱攢宮。竊聞朝廷通使，見議陵寢地。兼據太史局稱，今歲不宜大葬。欲遵景德故事，權行修奉攢宮，以俟定議。」從之。

戊辰，御史中丞万俟卨為攢宮按行使，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為副使。

戊辰，何鑄還，金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、方山原地。會都統制吳璘圖上形勢，帝乃詔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，不得擅便分畫。

辛未，左通議大夫、提舉臨安洞霄宮王庶，責授向德軍節度副使，道州安置。

庶罷政，行至江州，聞再奪職之命，乃買田于敷淺原之上，徙家居焉。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，論「庶寄居德安，詭占逃田，強市民宅。其譏訕朝政之語，形於詩篇，殆未可悉數。望重行竄逐，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為萬世臣之子戒。」故有是命。

己卯，尚書省言金使明威將軍、少府少監高居安扈從皇太后一行前來，詔容州觀察使、知閤門事曹勳充接伴使。初，金主既許皇太后南歸，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，又以御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、秘書監劉陶為使。宗賢，太宗子，時封沂王。

甲申，鎮西軍節度使、步軍都虞候、秦鳳路經略使、知秦州、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、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，改充階、秦、岷、鳳四州經略使，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。

秋，七月，癸巳，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：「左奉議郎、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，文過飾非，益唱狂妄之說，橫議紛紛，流布遐邇，若不懲艾，殆有甚焉者矣。望陛下重行竄逐，以申邦憲。」詔銓除名，新州編管。

甲午，皇太后回鑾，自東平登舟，由清河至楚州境上。

回鶻遣使貢于金。

丙申，直秘閣、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，令再任。協忠大夫、郢州防禦使、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、行營右護軍左部同統制、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、統制忠義軍楊從儀，改知鳳州。時將割和尚原，故有是命。

丁酉，祔懿節皇后神主于別廟。

金太傅宗弼乞致仕，不許，優詔答之，賜以金券，給人口牛馬各千，駝百，羊萬，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。

甲辰，按行使万俟卨等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西北。

己酉，命有司制常行儀仗。

自南渡，儀物草創；時以皇太后且至，將躬迎于郊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為請，乃命工部尚書莫將、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諤、董治將等先造玉輅及黃麾仗，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，從之。

是月，金北京、廣寧府蝗。

八月，辛酉朔，金國都元帥宗弼復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、方山原地。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，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系劉豫管守，不系吳玠地分，合割還金，從之。

乙丑，靖州言盜破豐山寨，軍民死者甚眾。帝曰：「蠻夷但當綏撫，不可擾之。」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事。

丙寅，皇太后渡淮。時帝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迓，遂扈從以歸。

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何鑄，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。

時御史中丞万俟卨，右諫議大夫羅汝楫，交章論鑄之罪，謂：「鑄，胥吏之子，無聞望。初以廖剛薦為臺屬，與孫近、范同締交；逮近、同之敗，自是跡不遑安，乃益合黨與，傾搖國是。去春淮甸警報，日與儇薄之徒張皇敵勢，以為朝廷自當遷避。岳飛反狀敗露，鑄首董其獄，亦無一言敘陳。偶因報聘乏人，陛下置之樞庭，命之出疆，臨行，使親舊謄播，以為議獄不合，遂致遠行，廣坐語人，以脫此自幸。飛之負國，天下所同嫉，鑄長御史，乃黨惡如此，罪將安逃！」章五上；鑄亦累章求去，乃有是命。

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直顯謨閣，右奉議郎張汲直秘閣，並主管萬壽觀，以將北行也。右宣議郎、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勒停。

先是宇文虛中因王倫使還附奏：「若金人來取家屬，願以沒敵為言。」至是宗弼來索虛中家甚急，帝遣內侍許公彥往閩中迎之。恬，虛中子婿也，與其族謀，欲留師瑗一子為

嗣，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程邁持不可。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屬之溫陵而身赴行在，邁遣通判州事二人入海邀之，言於朝，故有是命。汲先得衢州通判，旋罷之，至是復去。已而師瑗至行在，上疏懇留，秦檜不許。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，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，乃賜黃金百兩焉。

庚午，責授向德軍節度使王庶卒於道州，許歸葬。

辛未，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、兩省官十一人，以皇太后回鑾，同班上賀。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。

金復封太宗子呼魯為王，鎮陝西。

壬辰，命權工部尚書莫將，知閤門事曹勳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。甲戌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為參知政事，充大金報謝使。乙亥，榮州防禦使、帶禦器械邢孝揚充報謝副使。

己卯，帝謂大臣曰：「比聞大金中宮頗恣，權不歸其主，今所須者，無非真珠、靴靸之類，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，則侈靡之意可見矣。宜令有司悉與，以廣其欲，侈心一開，則吾事濟矣。」時金人又須白麵猢猻及鸚鵡、孔雀、師子、貓兒，帝亦令搜訪與之。帝曰：「敵使萬里遠來，所須如此，朕何憂哉！」帝又曰：「聞金皇后擅政，三省惟承后旨，其主所言，顧未必聽。且后性侈靡，其珍珠裝被，集繡婦至數千人，后日更繡衣一襲，直數百緡，其風如此，豈能久耶！」

辛巳，帝奉迎皇太后于臨平鎮。

初，后既渡淮，帝命秦魯國大長公主、吳國長公主迎于道。至是至臨平奉迎，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，普安郡王從。帝初見太后，喜極而泣。軍衛歡呼，聲振天地。時宰相秦檜、樞密使張俊、太傅、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、兩省、三衙管軍從帝行，皆班幄外。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，特召至簾前，曰：「此為韓相公邪？」慰問良久。其後餉賜無虛月。

壬午，皇太后還慈甯宮。

太后聰明有遠慮，帝因夜侍慈寧，語久，冀以順太后意。太后令帝早臥，且曰：「冬月

宜早起，不然，恐妨萬幾。」帝不欲遽離左右，太后遂示以倦意，帝乃退。

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、忠州防禦使白謂等十二人皆遷官。癸未，百官詣常御殿門，拜表稱賀。丙戌，以皇太后還宮，遣執政官奏告天地。

戊子，帝服黃袍，乘輦，詣臨平奉迎梓宮，登舟，易縗服，百官皆如之。

己丑，徽宗皇帝、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，寓於龍德別宮，以故待漏院為之，在行宮南門之東，帝后異殿。始議奉安梓宮之禮，或請姑寓僧坊，太常少卿王賞曰：「孝子之事親，思其居處。宣和內禪，退居龍德，今宜綿蕝仿行殿以治喪儀。」又議百官制服，賞曰：「訃告始至，已成服矣；復服之，非是。特上與執事者當服，改葬，縗而已。」梓宮既入境，則承之以槨，命有司預置衾冕，翠衣以往。及是納槨中，不改斂，用安陵故事也。

是日，朝廷答金都元帥宗弼書，許以陝西地界。

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，遣選鋒軍統制兼知鳳州楊從儀、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、閤門祗候、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割陝西餘地。金人遣直秘閣、朝奉郎、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，乃割商、秦之半，存上津、豐陽、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，棄和尚、方山原，以大散關為界。于關內得興趙原，為控扼之所。

先是左武大夫、榮州防禦使邵隆，在商州幾十年，披荊棘，立官府，招徠離散，各得其心，自金人渝盟之後，與敵戰，雖嘗暫棄其城，俄即收復，終不肯去。至是割畀金人。以隆為陝西節制司統制。隆怏怏不已，嘗密遣兵為盜以劫之。秦檜怒，久之，以隆知辰州。

自議和後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與沿流十七郡。興州，吳璘所部，僅五萬人；興元，楊政所部，僅二萬人；金州，郭浩所部，僅萬人；惟興州屯兵最多，至二萬有奇。興元府、利州魚關各萬，金州六千，洋、閬各五千有奇，西和、劍三千而贏，綿、階三千而弱，成州、大安軍二千而贏，潼川千有奇，文、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。馬之籍萬五千，計興州境內為七千而弱，關外四州為二千而贏，此其大概也。自諸將所屯外，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，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更戍：成州四千六百三十人，照應秦州道路；鳳州界九百二十五人，控扼熙、鞏、秦之道路；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，控扼

鳳翔府一帶道路；興元府界千二百六十二人，洋州界千一百二十四人，並照應岐、雍一帶道路；金州界一千六百人，控扼商州、永興軍一帶道路；合興州界戍卒，共萬四千人。又置烽燧四路，凡一百六十二烽，早晚舉火，傳報平安。此其大略也。

九月，庚戌朔，帝行奠酹梓宮之禮。

壬辰，金主詔給天水郡王子、侄、婿、天水郡公子俸。

癸巳，有司具送金國禮物，常幣外有金器，極精巧。帝謂宰執曰：「此上皇時所用，朕不欲饗之，交鄰國以息兵養民，朕之志也。」帝又言：「徽宗、顯肅之疾，皇太后躬親伏侍。及啟手足，又與淵聖呼當時禦躬葬事之役者，待其畢集，然後啟攢。其思慮深遠如此。」

乙未，少保、鎮潼軍節度使、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。時秦檜當為山陵使，而不欲行，故用忠厚。

金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，詔參知政事万俟卨就驛伴宴。

戊戌，詔奉慈甯宮錢二十萬緡，帛二萬一千匹，綿五千兩，羊千有八十口，酒三十六碩。

辛丑，樞密院言：「昨降旨不得指斥大金，尚慮行移之間，或有違誤，理宜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。」時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使來，言邊吏以兵出塞，朝廷亦遣書報之。

壬寅，大赦天下。

乙巳，少保、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、冀國公秦檜為太師，封魏國公。

金銀青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劉筈、奉國上將軍、禮部尚書完顏宗表來；丙午，入見。

戊申，新玉輅成。

詔金國誓書藏內侍省。

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，德慶軍節度使、提點皇城司錢愐副之。

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王賞權尚書禮部侍郎。

甲寅，奉國軍承宣使、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、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，改金、房、開、達州經略安撫使。

中書舍人楊願假戶部尚書，左武大夫、宣州觀察使、知閤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，賀金主正旦，器幣視生辰之數，自是以為例。

先是金人求真珠、靸鞢等物，秦檜以誓書不遣泛使，乃諭盱眙軍令錄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，諭守將周企令具奏達，俟遣彥良出使附行。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，亦以巨萬計。

乙卯，懿節皇后靈駕發引，顯肅皇后次之，徽宗皇帝又次之。是日，帝縗服祖奠于龍德宮，吉服還內。

冬，十月，乙丑，詔：「中外臣民，自今月丙寅後，並許用樂。」初以梓宮未還，故輟樂以待迎奉，至是太母還宮，將講上壽之禮，故舉行焉。

丙寅，權攢徽宗皇帝、顯肅皇后于會稽永祐陵，懿節皇后祔陵，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五十步。周地二百二十畝並林木，為錢三千八百緡有奇。其後昭慈、永祐二攢宮，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，修繕錢五千緡，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。

乙亥，翰林學士兼侍讀、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

丁丑，太傅、樞密使、廣國公張俊，進封益國公。

戊寅，追封皇太后曾祖贈太師、惠王韋順臣為廣王，祖贈太師、德王子華為福王，父贈太師、魯王安禮為兗王，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為陳魯國夫人。

庚辰，省鎮江府沿江安撫司。

壬午，太傅、醴泉觀使、福國公韓世忠，進封潭國公；太保、萬壽觀使、雍國公劉光世，

改封揚國公。

癸未，詔車輅院復置官吏。

甲申，皇太后生辰，燕于慈甯宮，始用樂，上壽。

是月，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。

舊宣撫司率居綿、閬之間，及胡世將代吳玠，就居河池，然饋餉不繼，人以為病。至是已罷兵，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。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，都統制楊政不從，剛中呼政語曰：「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，剛中雖書生，不畏死也。」聲色俱厲。政即日聽命。

十一月，己丑朔，檢校少傅、崇信軍節度使、萬壽觀使張浚，以赦恩封和國公。

癸巳，太傅、樞密使、益國公張俊為鎮洮、甯武、秦甯軍節度使，充醴泉觀使，奉朝請，進封清河郡王。

初，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，約盡罷諸將，獨以兵權歸俊，故俊力助其謀。及諸將已罷，而俊居位歲餘，無請去之意，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。邈言：「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，占承天寺以為宅基，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，小男田師中擁兵於上流，他日變生，禍不可測。」帝曰：「俊有復辟功，無謀反之事，皆不可言。」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，而邈又言俊之過，俊乃求去位，故有是命。

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。

乙未，檢校少保、保成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兼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，錄復土之勞也。宋故事，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，有之自存中始。

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、保順軍承宣使、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順軍節度使，錄迎扈之勞也。元不及拜而卒。

己亥，詔：「太學養士，權于臨安府學措置增展。」

庚子，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、垂拱二殿。

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，而行宮止一殿，故改作焉。崇政以故射殿為之，朔望則權置帳門，以為文德、紫宸殿，校射則以為選德，策士則以為集英、垂拱；以故內諸司地為之，在皇城司北。

和眾輔國功臣、太保、護國、鎮安、保靜軍節度使、充萬壽觀使、揚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，年五十四。詔贈太師，輟視朝二日，贈銀絹二千匹兩，子、孫、甥、侄進官者十四人。上臨奠。謚武僖。

光世蚤貴，其為大將，禦軍姑息，無克復志，論者以此咎之。

庚戌，少保、樞密使、信安郡王孟忠厚罷，為少傅、鎮潼軍節度使、判福州。忠厚使山陵還，言者引故事論列，故有是命。

甲寅，金平章政事、漆水郡王元顏昂薨，追封鄆王。

辛酉，言者請復武舉，詔送兵部。

庚午，禮部請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為額。

太常博士劉爚，請隨宜修創禘壇，事下禮部。後築于臨安府城之東南。

壬申，金主出獵，逾旬始還宮。

癸酉，龍神衛回廂都指揮使、護國軍承宣使、御前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為保信軍節度使、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。顯忠戍池州，引疾求去，故有是命。顯忠時年三十二。

庚辰，大理卿周三畏權尚書刑部侍郎。

甲申，金太子濟安薨。濟安之病也，金主與后幸佛寺焚香，流涕哀禱，曲赦五百里內罪囚。是夜薨，謚英悼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